



口红效应与“联合国点赞”：活动与活动的区别在哪？

□余 色

母亲节前夕,某校班主任给学生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今天给妈妈画口红,并合影留念。活动一经媒体报道,即刻引来一片赞叹。

因为又涉及口红,不禁想起一年前某校校长自费买口红送女教师并要求她们化妆上班的新闻。“怎么是别人家的班主任?”“又是别人家的学校!”类似的“酸评”让校园新闻充满欢乐。

但也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对味。如今重新搜索某校要求女教师化妆上课的新闻,可以发现在全国范围内转发、追踪的不少,评论更不少。评论中的赞扬声、质疑声同样不少。

“在上学期,学校对老师的口红做出了要求,这一学期增加了底妆。为了提高教师的化妆水平,还专门安排了化妆培训课。校长称:‘教师也要有职业范儿,形象一定要走在能力前面!’”“怎么能让形象在能力前边?”“这个校长真的是教书育人吗?”

很明显,对口红事件的追踪报道,收获了读者更为强烈的质疑声。

这两天,网络上频频“冲”到你眼前的,无疑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某地女教师组织学生应援肖战事件。视频中,学生们在肖战新歌的背景音乐声中整齐地做手势,并喊着:“肖战哥哥你很好,我们很喜欢,冲啊!”

这一次,收获的几乎是“全民”声讨。为很好识别:人民教师,追娱乐星,还带着学生追,实在是不可原谅!

有媒体评论说:“在学生尚不能清晰辨别是非和正确喜好的年纪,被迫进行了‘娱乐洗脑’,身为领路人的教师,又是在向学生传递怎样的价值观?”

有报道称,当事教师检讨了自己的

错误。而无论检讨时这名教师内心深处是否真的认识到了错误,最初主动在自己微信朋友圈中展示带着学生一起应援肖战视频时一定认为,这事美着呢!

班主任觉得孩子给妈妈涂口红作为母亲节礼物,这事很美;校长认为,女教师都涂上口红,甚至化精致的妆给学生上课,这事很美;肖战铁粉女教师也许觉得,她只不过给学生分享了眼中的美。

问题是美? 什么是教育? 前几天,同事转发了杭州市胜利小学校长郭荣强分享的一组教师作品,主题是“疫中所思”,期望能择优发表。一个文件包中,几十份该校80、90后青年教师提交的学校“作业”,写的几乎都是学生居家学习期间教师们对在线教学的思考和探索。

全省中小学开学复课都不少时日了,这些“作业”,显然已过了“媒体时效”。但笔者还是一篇篇认真地读了,感触很多。

“学生实践操作并总结出来的知识,才是学生自己的,是记忆深刻的。教师尽量创造情景,鼓励学生自我探索。”教师李菁雯于是在思考,为什么小学就要开设信息技术课? 电脑等电子设备早已深入家家户户,信息技术课堂仅仅是说明书式的指导可行吗? 她认为更多的是要引导学生合理使用这些信息技术。她的学生很快发现,学习编程,培养的是严谨有逻辑的计算思维;学习了二维码,更可以帮助家里不会用健康码的爷爷奶奶……

“停课不停学,我们都在思考:孩子从中能学到些什么? 我们自己能从中学到什么?”教师黄婧认为答案是“激发潜力,释放潜能”。她带领着学生不断挑战自己,创造性地做好自我管理,沐春阳,读诗、听诗、写诗……她感慨,作为一名教师,日常推进丰富的语文实践活动,同

时总结反思汲取教科研灵感,陪伴学生在不断创新中释放潜能,多么幸福!

有着这样思考与实践的年轻教师,会带着学生一起声援娱乐星吗?

有媒体称,带学生为肖战应援的女教师缺乏职业道德底线。但笔者认为,从她主动通过网络媒介对外展示自己的“教学行为”来看,她似乎更多的是整体的职业素养不够,不知道什么样的活动对学生有益、什么样的活动危害匪浅。

而这个危害的来源,并非肖战等娱乐星。其实,无论哪位受年轻人包括学生群体追捧的娱乐星,或多或少,都有美好的地方,有令这些年轻人向往的元素。只是,当身为某一特定娱乐星粉丝的教师借助角色给学生(特别是低幼阶段的学生)施加影响,几乎把自己的偶像定义为美好的“全部”时,就剥夺了学生认识更多美好、发现更多美好的权利,更剥夺了他们思考并辨别什么是不同境界的美的机会。

教师带着学生追星很容易被判断对错,但教师认为学生都得给妈妈涂口红就是美就很有迷惑性了。什么是美? 什么样的妈妈是美的? 孩子应该怎样“装扮”自己的妈妈,或者说孩子应该怎么表达对妈妈的爱? 不知道这位班主任和给这位班主任点赞的人们有没有思考过。

这些问题,可不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回答?

有质疑“形象一定要走在能力前面”观点的网友隔空喊话“口红”校长,“五讲四美”知不知道? 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秩序、讲卫生、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外表美不是美,内在美才是美!”

其实,外表美当然是美,内在美那就更啦! 只是,光光外表怎么才算美,也不应是校长说了算,让学生来说说了算不好? 也许,教师整洁得体的外表,平日

里的一个笑脸、一句暖心的话、一个激励的眼神、一次巧妙的激发,都能让他(她)的学生感受到“人间仙境”。

而能让大多数教师做到这点的校长,一定是一名卓越的教育家,而不是为了吸引大众眼球的娱乐化管理者。

前不久,杭州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的“开学第一课”受到了国家级媒体的关注。课上展示的是疫情期间学生们围绕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目标,结合当下全球疫情开展实践体验活动的成果。学生们研究还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回信与肯定。

从“良好的洗手习惯可以防控病毒”“消毒水对环境的影响”,到“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疫情期间的全球教育”……学生们的研究或许还很浅显,但正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杭州专业区域中心(RCE 杭州)主任吴卫东称赞的,他们是具有“中国心、国际眼、全球脑”、有可持续发展意识和能力的未来公民!

“中国心、国际眼、全球脑”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学校、教师搭好学习、攀登的脚手架,用充满创造力的活动吸引着学生们进入到一个他们从未发现过的新天地,并不断通过自己的发现、思考和实践,收获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认知和能力。

正如很多中小学生在第一次读到《人类群星闪耀时》的震撼:千年帝国拜占庭的陷落、巴尔沃亚眺望太平洋的瞬间、亨德尔奇迹的精神复活、老年歌德热恋的悲歌、滑铁卢的一分钟……那一个个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那些或是被命运高高举起,或是被狠狠嘲弄的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的瞬间,火花闪烁,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更丰富着中小学生对人类文明的认识。

因此,对于美,学生们同样需要具有“中国心、国际眼、全球脑”的美育。

是时候好好提高有些教师特别是有些校长的美育水平了!

□徐益锋

省教育厅就切实做好2020年春季学期中小学教育教学有关工作发出通知,通知中指出,“要突出开展战‘疫’专题教育”。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在疫情期间也倡议:“我们更需要给年轻的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导向。”

我校思政研究团队迅速行动起来,牢牢把握疫情这本育人“活教材”,深入践行“活教育”思想,对中国抗“疫”精神进行聚焦核心素养培养的实效性研读,并直面学生现实成长需要,开发了以素养为导向的“后疫情”教育微课程“‘疫’后话成长”。

素养导向,深化“疫”课程建设

微课程聚焦自律、生命、担当、坚强、奉献、诚信等六个主题。“‘疫’后话自律”指向于核心素养中的“自我管理”,以“蹭网”小通、“考研哥”等事迹为依托,引导学生关注自身,增强自律意识,养成自律习惯;“‘疫’后话生命”指向于核心素养中的“珍爱生命”,通过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讨论,引导学生懂得生命的宝贵与脆弱,增强珍爱生命的意识和能力;“‘疫’后话担当”指向于核心素养中的“责任担当”,通过对医护人员逆行而上精神的再度感知,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眼下应有的担当,并付诸实践;“‘疫’后话坚强”指向于核心素养中的“健全人格”,通过观看并共议“医生与患者共舞”视频,引导学生懂得坚强对于人的重要性,并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会坚强;“‘疫’后话奉献”指向于核心素养中的“社会责任”,通过对捐款捐物爱心故事和志愿者故事的再回顾,引导学生体会到奉献的意义与快乐,增强奉献的责任感;“‘疫’后话诚信”指向于核心素养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讨论“无人菜摊”诚信买卖、无人逃单的故事,引导学生懂得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知诚信、讲诚信,争做诚实守信的好学生。

实践内化,落实“疫”课程目标

正视德育实践对德育目标达成的特殊价值,我们创设了多样化的实践引领路径。如对于“自律”主题主要采用“自我约束式”的素养养成路径,即下发自律自检表,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现实不足,自定“一月自律项目”进行“每日自律自检”;对于“生命”主题主要采用调查提醒式的素养养成路径,即携手父母、老师和同伴一起开展“多少人为了我”和“健康永相伴”等专题调查与研讨活动,并将成果在持续且多形式的分享中使“珍爱生命”的意识和能力得到深度提升……

此外,我们还有对于“担当”主题采用的监督激励式素养养成路径,对于“坚强”主题采用的外物励志式素养养成路径,对于“奉献”主题采用的实践感悟式素养养成路径,对于“诚信”主题采用的榜样引领式素养养成路径等。

活化评价,提升“疫”课程实效

遵循多元、开放、整体的评价观,微课程采取多形式、多主体的评价方式,实现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相结合,以评价促效果,积极打造疫情教育的“活评价”体系。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我校以主题性“教育周”的形式,就每一项素养目标,进行专题性、系统化推进。即以“‘疫’后话成长”微课程为依托,以周为单位,开展专题性德育活动。如在“奉献教育周”时:周一进行“有爱心,讲奉献”的国旗下动员讲话;周二学习“‘疫’后话奉献”微课,并在班主任指导下开展实践;周三利用“小鲤鱼广播”的形式,向全校学生讲述奉献故事;周四利用学校电子大屏幕、微信公众号等开展“奉献榜样在身边”的推荐、宣传活动;周五结合班队活动课开展“我奉献,我成长”主题班队活动。

我们不仅仅是在开发一个微课程,更是在打造整个素养养成的推进系统,希望通过系列化的推进活动,使学生的道德素养、家国情怀、生命意识得到同步提升。而依托非常态的疫情教育资源,开展常态化的“后疫情”教育实践,就是要努力把握疫情教育的深度价值,努力回应时代和社会赋予我们的育人使命。

(作者系绍兴市上虞区金近小学德育副校长)

校长说

“可视化”:让每名學生都能被看見

□魏 榕

小岗位的故事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为了让班里每名學生都能得到锻炼,培养他们的集体责任感,我设置了包括分发课间餐、擦黑板、张贴每日课程卡等小岗位,任职人员以小组轮换负责的形式进行。刚开始,大家精神头很足;很快新鲜劲过去后,要忘记的忘记,该拖拉的拖拉。

怎么办呢? 我就想在教室的环境布置上想点办法,让学生在班级里找到可视化的“任务”,参与到班集体事务中来。

要不就用表格把大家负责的小岗位打印出来,张贴在教室前面? 但这样一来,就需要每周更换,更重要的是是一张冷冰冰的纸张贴在墙上也不一定能让学生们的内心产生触动。要不就由我每天早上站在教室前面大声把当天负责小岗位的学生名字报一遍? 但转念一想,这样自上而下的布置任务又很难让学生产生主动的态度和参与的乐趣。

我想到办法了! 我为每位学生制作了一根写着学号和姓名的竹签。竹签是我从医院买来的压舌板,根据不同的小组涂上不同的颜色,再用黑色的笔写上姓名和学号。接着,我将每天的小岗位用漫画的形式画在小信封上,张贴在教室后面的软木板上。

每天放学后,我就把第二天负责小岗位学生的对应竹签插在相应的信封中。从那时起的整整一个学年,再没有一名学生忘记自己的岗位。他们不仅记住了每日的工作,还会准时“监督”我,看看我有没有把象征他们身份的竹签放进不同的信封中。我想,也许是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能被同学看到,也许是在班级里拥有了不可或缺的存在感,所以慢慢地有了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

这次事情之后,我在反思,究竟是什么激发起了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任务还是一样的任务,事情仍旧是这

些事情,只不过任务呈现的方式变了。尊重学生个体发展的需求,借助教室布置的一个小区块,让学生自然地浸润其中,感受到自己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会到自己在集体中的存在和价值。

于是我想,在未来的常规班级布置之外,能不能也多建构一些这样“可视化”的区域,让学生们找到在集体中的价值感和存在感呢?

变安静了

小学二年级的一些学生还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音量,教室里常常有点吵,怎么办呢? 把主动权交给学生们吧,让他们自己讨论、参与、商量,我只做一个适时的帮助者。于是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上课下课都有清楚的铃声,其他时候我会搞不清楚该干什么。”“是的,特别是中午。”“钟表我也看不懂。”

哎呀,原来是我的错,我没有关注到每一名學生,忽略了有一部分學生还不太会看钟表。于是,我们购买了电子钟表,一起制作了时间表,把每个时间段的任务清楚地写出来。我和學生们还一起约定了不同场合的音量,用可视化的“0—5”号音量分别对应“安静—户外”5个不同场合。

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學生们真的在该安静的时候安静了。原来让每名學生都参与到班集体的规则制定中来,他们就能真正成为贡献者、认同者、践行者和监督者。學生们之间既有共同的思考,又有不同的频率,共同制定规则能让他们最终从“简单服从”上升到“内心接受”。这样的班集体才能在科学有效的规范下形成良性发展。

每一面墙都在说學生的话

小学二年级的學生正是具有好奇

心、喜欢提问的年纪。他们对学校、生活、世界充满好奇。教室墙壁上的“我要问”和“我来答”板块就这么诞生了。學生把想问的内容写在便笺上,投入信箱。再由我筛选、打印后,张贴在“我要问”的板块。如果有學生可以解答,就可申请回答此问题,并用思维导图、当面回答等形式完成。如果碰到學生们都不会的问题,我会带领學生们一起查资料并解答,最后张贴在“我要答”板块。

记得一次数学课后,几名学生玩比大小的游戏,说到“个十百千万”就说不下去了,于是就有了这个所有學生都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当时数学教师一时也解答不了。我就和學生们一起读张大春的《认得几个字》,一起查阅资料,一起了解这些字背后的故事。最后,我们把问题的答案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在墙上。

浸润式的文化环境让學生们很激动。因为,不仅是教室墙壁上的内容全来自于他们,更因为他们的每一个提问都能被尊重,同时他们的集体研究成果也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示在了教室里。让每一面墙都会说话,说的都是學生们自己的话。如今,學生们不仅不怕提问,还把这种质疑精神带进了每一天的生活和学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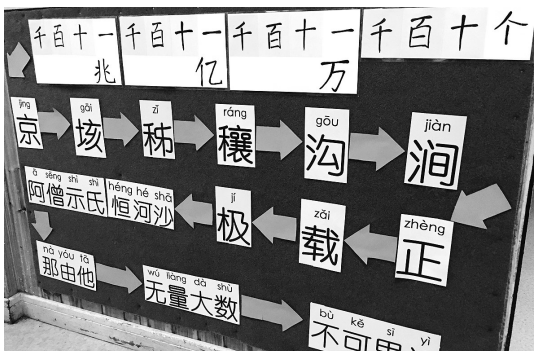
笔者认为,当教室里独一无二的“可



“可视化”任务岗位,让学生感受集体存在。



“可视化”班级常规,让学生遵守集体约定。



“可视化”研究成果,让学生认同集体精神。

视化”呈现都来自于班级里的每一个學生,这个班级便有别于其他班,久而久之,學生们对教室、班集体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产生为班集体作出贡献和履行义务的意识。

(作者系杭州市青蓝小学班主任)

